

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(上)

聖嚴

本文也是我於去年讀博士課程第一年中的一篇研究報告，在此之前，我也不是研究天台宗的專家，故就本文的內容而言，學術思想史的整理介紹，多係依據近代日本佛教學者們的已有成果，唯其對於中國的佛教界而說，尚是新鮮的東西，所以把它譯成中文，提供並就正於內明雜誌的編者和讀者。——作者附記

一、天台思想的傳承

不用說，天台思想是由天台宗的創祖智顛(538—597)的發明而來。但是，天台宗既屬於佛教的一大學派，便不能沒有來自印度佛教的根據。此在智者大師本人，並未加以說明。然在作為其學派傳承者的弟子們，這却是一樁大事。天台門下的最大功臣，是灌頂(561—632)，因此，在他為天台大師筆錄的「摩訶止觀」的開頭寫序，即提到了天台學派的傳承系統。他所提示的，有兩個線索：一是依據「付法藏因緣傳(經)」，從釋迦付法迦葉為初祖，經阿難陀、商那和修，而至師子比丘，共二十三代祖師。唯此和智者大師之間的關係，尚不夠明確，故其接着又舉出了第二個系統，以龍樹為其高祖，其下依次是北齊的慧文、南岳的慧思，而到智者大師，共為四人。①

此到天台六祖，荆溪湛然(711—782)所寫「摩訶止觀輔行」之中，即將前者的二十三祖，稱為金口相承，後者的四祖，名為今師相承。這兩大系統的前者，是印度的傳承，龍樹即是其中的第十三代祖師；後者是由印度而開出了中國的天台，龍樹又成了中國天台學派的高祖，故在天台宗而言，對此兩個系統，無不尊重。至於中國的慧文，和印度的龍樹之間，如何連結起來，那就無從追索了。

事實上，這種法脈相承的觀念，雖受傳統的佛教，特別是禪宗及天台宗之所重視，却是未必可靠的，若照「依法不依人」的原則而言，也是不必要的。其中尤以「付法藏因緣傳」這部書的

真實性，亦頗有疑問，此在宗代契嵩的「傳法正宗論」卷上，即推定其為北魏曇曜的偽作，近代學者，則以此書是曇曜依據來自西域的吉迦夜的口述，再參考了阿育王傳、大智度論卷二的記事、以及馬鳴龍樹、迦那提婆等的傳記，新編而成者②。

不過第二種所謂今師相承的說法，的確是可信的。我們知道，天台智顛，是南岳慧思的門人，南岳則曾於北齊的慧文禪師處稟受禪法。因此，在禪法的基礎上，慧文、慧思、智顛，乃是一線相承的。再看慧文禪師，是依大智度論作為修禪的根據③，從慧思及智顛的著述之中，也可明顯地知道他們三位，均對龍樹的大智度論，極為重視。

另從思想的發展上看，天台的一念三千，是受自南岳的一心三觀，南岳的此一思想，是來自北齊慧文的三智一心，北齊又是淵源於大智度論第二十七卷的「三智實在一心中得」。可見此一禪法為中心的三位中國祖師，之能開展成天台學派，源頭是出於印度的龍樹菩薩。

說起龍樹菩薩，他的思想的幅度，極其廣大而又高深，單就實相論的體系而言，他造了四部論書，此對中國佛教的影響之大，可謂空前絕後。這四部論書的書目是：

- 一、中論。
- 二、十二門論。
- 三、百論。
- 四、大智度論。

中論及十二門論，闡揚的是以空諦為主的實相論；大智度論

則是闡揚以中諦爲主的實相論。故在譯成漢文之後，也在中國形成了兩個學派，吉藏大師（549—623）承受了空諦的實相論而成立了三論學派。北魏之際，由於道場的兼重智論而被視爲四論學派的創始人，唐之吉藏，著有三論玄義，同爲唐代人物的均正，則著了四論玄義。

至於天台宗，既非三論宗，亦非四論宗，而是就智度論的立場推展出來的。不過，重視智度論的人，早在羅什的門下，即有僧叡（378—444？）的研究了。僧叡重視智論，同時也研究法華經。此一羅什的系統，也正是龍樹的學派所傳。故到南岳慧思，在信仰的實踐方面，採取般若經立場的智論，在教理方面則以法華經爲其中心。由此傳至智顛，便以法華經和智度論的統合發揮完成了天台學派。但是，龍樹的實相論，尙是屬於論理的，到了南岳慧思，所主張的一心三觀，已從三智一心的基礎上，又接受了地論派及攝論學派所唱如來藏緣起論的實踐觀之影響，而成了唯心論的實相論，但其尙未及於每一衆生的當下一念，此到天台大師智顛，始採用了法華經的十如是，智度論所說的三種世間，乘以十法界，便成了衆生當下的一念之中，即具足三千世間的諸法性相，這是個人的實相論了。

然而，衆生當下的一念心，分有眞妄兩面，智顛尙未論及，到了天台宗的第六代荆溪湛然（711—782），才對之作了申論。可是，這個一念心的眞妄問題，竟爲趙宋時代的台家子孫，帶來了所謂山家派與山外派的四十年之論爭或七年之論爭，那就是四明知禮（960—1028），站在妄心的立場而註釋湛然的「十不二門論」，孤山智圓（972—1022）雖也站在安心立場，却是唯心論者而非實相論者。雖然兩派均以自家爲天台的正統，天台學派畢竟是實相論者而非唯心論者，故其結果，四明派獲勝而名爲山家派，孤山派則被貶稱爲山外派了。

追究其中的原因，兩方祇是在觀心修道的理論上爭持不下，四明派以爲修習止觀的工夫，是由觀照安心着手的，如果直接觀照眞心，眞心是不動的無相的，根本無處着手。在山外派的源清以及洪敏等的看法，一念三千的那個一念心，必然是眞心，妄心

爲幻法，豈能具足三千世間，所以用功觀照的那個一念心，定是眞心的第九識，而非如四明所說的是陰妄的第六識。實際上，此也正是實相論和唯心論所持觀點的不同之處。四明是指有相及無相的一念心，源清等人則係指的眞常的一念心。

天台宗本爲實相論的學統，怎會引出了唯心論的派別，這是很饒趣味的問題。其癥結是出於「大乘起信論」的思想，起信論這部書，是唯心論系的重要典籍，因爲和實相論不同，故在近代的日本學者，多以南岳慧思的「大乘止觀法門」是採取起信論的立場，推定不是出於南岳的著述④。可是天台大師本人，也在他親撰的「小止觀」中，引用了起信論的文字。唯其從智顛的全般思想中考察起來，他並未重視起信論的思想體系，乃係事實。因此，在現代的日本學者例如關口眞大博士，於其所著「天台小止觀之研究」之中，提出新的證據，證明小止觀亦非智顛親筆所撰，乃是由其弟子淨辨的筆受，他的根據是藏於東京上野寬永寺的「啓明開朦初學坐禪止觀要門」的一部鈔寫本，以其內容對照，即是小止觀，而其却以「天台山顛禪師說，齊國沙門淨辨私記」來表明其成立的過程。在這淨辨私記本的小止觀中，却沒有發現引用起信論的字樣，可徵天台大師可能從未涉及起信論的問題⑤。

不過，在一般流通本小止觀的「正修行第六」之中，確有引用起信論的依據：「起信論云，若心馳散，即當攝來，住於正念，是正念者，當知唯心，無外境界，即復此心，亦無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」⑥。故到六祖荆溪大師，便對起信論重視起來，他將「大乘起信論義記」⑦的眞如不變隨緣說，引進了天台學的範圍，他本是爲了解說上的便利而加以引用，但却帶來了唯心論的傾向。他在其所著的「金錘論」中，述及有情非情皆有佛性之時，亦顯示了唯心論的色彩，到了趙宋天台的山外諸家，乃是本着他的這一傾向的繼續強化發展而來。雖然趙宋時代的山家派和山外派，都因荆溪大師重視起信論而均熱心研究，但以山家派主張起信論是屬於別圓二教，山外派則以起信論唯屬圓教。因此，山家派仍未脫離天台的本位，亦可說是荆溪的本位，山外派則乾脆離開本位的實相論而成了天台宗的唯心論派。故也可說，趙宋時代的山

家山外之爭，要爲實相論和唯心論的爭執。

趙宋以後的中國天台宗，即趨於衰微，直到明末清初的藕益大師智旭起來，爲天台學派的思想，作了全般性的統一，他不但統一了天台學，而是以天台思想爲背景，融和了中國佛教的各大宗派，向來的天台宗學者，對於唯識思想是不能相融的，智旭却以天台立場，接受了唯識學的調和，當然，對於禪淨律宗以及華嚴的融通，更不用說了。此後的天台宗，除了演述古說之外，便沒有另創新說的思想家了。自然，依歷史的時間而言，有創發能力的大思想家，也不是經常可得而見的。

二、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

由於上節的介紹，我們已知道，天台思想的形成，是經龍樹、慧文、慧思、智者而產生了一念三千的理論，在天台大師的三大部之中，以「摩訶止觀」出現得最遲，如說摩訶止觀是天台大師晚年最成熟的集大成的論書，一念三千的理論，也是到了摩訶止觀之中，才被發揮出來。到後來，天台學派中的主流思想的演變，也以一念三千爲其中心。所以，一念三千的思想，和三諦三觀的思想，同爲天台教學之中教觀二門的中心教義，也是天台教義的兩大特色。對於三諦三觀的問題，本文之中，暫時不加討論，且待之於另文介紹。本文所關心的，是一念三千的問題。

所謂一念三千，即是在當下的一念之中，具足三千世間的諸法性相之意。這是天台大師的究竟極說，也是作爲天台十乘觀法之體的觀不思議境的內容。因在天台的思想，不論三性之有漏與無漏，介爾之一心，即具三千世間的迷悟諸法而無欠缺。此在摩訶止觀卷五上，有如下的一段說明：

「夫一心具十界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，百法界。一界具三十種世間，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。此三千在一念心。若無心而已，介爾有心，即具三千。亦不言一心在前，一切法在後；亦不言一切法在前，一心在後⑧。」

這就是說，檢點考察吾人於日夜所起的一念心，必屬於十法界中的某一法界；若與殺生等的瞋恚相應，是爲地獄界；若與貪

欲相應，是爲餓鬼界；若與愚痴相應，是爲畜生界；若與我慢勝他相應，是爲阿修羅界；若與人倫的道德律相應，是爲人間界；若與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等的禪定相應，是爲天上界；若與四聖諦之理相應，是爲聲聞界；若與十二因緣觀相應，是爲緣覺界；若與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的願行相應，是爲菩薩界；若與眞如法界相應，即是佛界。所以說，不論你是否已在三惡道中，或者是否已經解脫，祇要一念與某界相應，此心即在某界，佛果的聖者，雖斷修惡，仍可以爲了度生的悲願而不斷性惡；惡道衆生雖因沒有修善而處於惡境，但仍不斷性善，若能一念與佛道相應，此念即是佛界。這是天台宗的獨特思想。所以，若不理解一念三千，便無從理解天台思想的性具和性惡之說。

這是說，衆生的一念心，既屬於當下所處的某一界，但此一念心亦不與一切諸法之間，不相連接，而是本無隔絕，互具互融的。因其不是單獨孤立的，故在一界，必具十界；同時，於此所具的十界，又各具十界，以十乘十，便成了百界。再以此百界的每一界，均具足法華經方便品所示的十如是——如是性、如是相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，即成了千如，合稱之謂百界千如。至於三千，乃是根據大智度論卷四十七所謂：「世間有三種，一者五陰世間，二者衆生世間，三者國土世間」的三種世間，配屬於百界的千如，每一如均具三種世間，所以構成了三千世間的理念。這三種世間，即是空間和時間的總體，也包羅了衆生的正報和依報的全部。五陰世間，是構成十界的共通要素，它是衆生身心的差別現象。衆生世間。是衆生所持正報的差別相。國土世間，是衆生所感依處的差別相。總括起來，將十界乃至百界的所有差別相，便稱爲三千世間。此三千世間，不在別處，而是具足在吾人日夜所起的一念心中，故稱爲一念三千。不過，三千之數乃是理論上用以組織和說明的概念，實際上也不必呆板地限定三千之數，故而六祖荆溪會說：「三千者無盡之異名也」。也即是說，三千之數，乃是用作表示「無盡」差別相的一種象徵性的解釋法而已。

（待續）